

其進展如此迅速，已屬不易。

至於中日韓三國關係，因日本國內政治環境複雜，且受憲法限制，無法參加任何軍事性同盟，因此，東北亞同盟在短期內甚難實現；但由於整個亞洲情勢的發展，韓國已深受北韓威脅自不待言，日本除感共匪核子威脅外，其國內左翼勢力的日益擴大，學潮的嚴重性，均已逼使日本非採取強硬的反共政策不可，因中日韓三國共同安全所繫，亦非團結無自由自保，所以即使無形式上的反共同盟，在實質上三國關係，將日趨緊密，乃為自然歸趨。

但僅僅是中日韓三國反共團結，亦只能止於消極防禦，無法根除亞洲禍源。目前匪區情勢混亂，共匪政權已根本動搖，稍有外力推展，隨時有崩潰可能。為亞洲永久和平與安全，此事實為我國反攻最有利時機。只要美國日本在道義上、物質上予以支援，韓國在北方配合行動，中國必有把握摧毀共

匪政權。

註①一九一〇年日本正式併吞韓國。

註②一八九五年發生第一次中日之戰，一九三七年日本又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引起中國全面抗戰。

註③「U. S. News & World Report」1965, 8, 9, 號，稱該備忘錄已列入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國會紀錄。

註④倫敦戰略研究所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發表年度報告。

註⑤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北「中央日報」。

註⑥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台北「中央日報」。

註⑦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美聯社芝加哥電訊，載台北「聯合報」。

中南半島現勢與展望

羅石園

中南半島，是中國大陸西南部的突出部份，地理上固然是脈絡一貫；人文上更是血肉相連，以致中國歷代的變亂興衰，無不影響到半島各國；但從半島各國對中國的向背，也可以窺見中國一代的興亡。近二十餘年來，神州陸沉，赤流泛濫，而中南半島各國，又正是紛紛脫離西方殖民勢力桎梏而獨立自主的時期。其當政者對北平的向背，與各國左右勢力的消長；可以顯示各國前途的暗淡與光明，也反映匪偽政權的興亡。

一 地緣關係

中南半島的山脈，都是我國西南橫斷山脈的分支，其主要的，有由康、滇南走的巴特開山脈——阿拉干山脈，成為印緬交界及緬北、緬西羣山。從車里南伸的他念他翁山脈，形成寮北，緬甸南撣邦、泰北，及緬東、泰北諸山，直至泰南與馬來交界的山脈，都是由此分支。安南山脈——是半島東部的主要山脈，由滇桂交界向東南斜伸，形成越、寮、柬各國的羣山。

由這些山脈所瀦成的半島上主要河流，也都發源於我西藏、康、滇高原。如富良江入越南為紅河，瀾滄江由車里南流，成為緬、寮、泰分界的湄公河，再往柬埔寨由越南入海。怒江入緬甸匯合南丁河、南板河、南蚌河成為

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流也在我雲南。

就地緣關係來說：中國大陸與中南半島的山系水系，是脈絡一貫，所以世居在山區的各族人民，沿着綿延不斷的羣山，由中國西南向半島各國的山間，自由遷徙墾殖，滇康各地的馬幫商人，入各國山區貿易，來往自如，一向為各國軍警無法禁阻的。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國界觀念，認為大陸與半島是一體的。

試想共匪在竊據大陸後，如以西南各省世居山區的少數民族青年為基幹，組成若干山地作戰部隊，循着由康、藏、滇、桂而南伸的大山進入半島各國，與當地山頭各族相結合，居高臨下——以高山控制平原，用山村包圍城市，憑此地利，即足以使各國變色！何以二十年來，半島諸國在赤浪橫流中日

益形成中流砥柱？這並非由於共匪沒有採取山地進軍的南侵路線，而是戰果不佳。何以致此？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之一。

二 人文關係

一般人均祇知中南半島各國居民（含星加坡），在將近一億人口中，華僑約有一千萬人——佔總人口十分之一，殊不知今日半島諸國之所謂土著民族，亦大都由中國大陸南遷而來。根據人類考古學家的考證，認為史前時，中國大陸居民原有三大羣——即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an）、古亞洲人（Archaic Asiatic）。由於漢藏系民族的入居中原，此三羣民族，或涵化入我中華民族；或逐步南遷而入居中南半島。

漢藏系人入主中原，揭開中國歷史序幕，但其東來，並非一次大規模的遷移，大致是三個集團，先後有三次較大規模的遷徙：最先可能是苗係系，其次是秦揮系，最後才是漢族。伏羲氏的興起，是苗係系人在入居中原後的輝煌時代；神農氏的興起，是秦揮系人繼起的時期，華夏系的黃帝軒轅集團，當神農氏世衰而勃興，且平服伏羲集團的蚩尤之亂，造成漢族數千年在神州禹甸的光輝史蹟。至於苗係系和神農系的子孫，或已融化為中華民族之一員，或仍保存其民族文化，分散在西南各省，及中南半島各國，形成當地的主人。

苗係系民族，是最早遷入中原的漢藏族，其屬於伏羲集團，可以尋出很多證據。陸次雲《澗溪纘志》云：「苗人臘祭曰報草，祭用巫，設伏羲女媧位」。貝青喬《苗俗記稱》：「婦有子，始告知聘夫，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聖母者，女媧氏也」。這些風俗，不僅居住於我黔、桂、滇、粵各地的苗係族人仍是如此，分居於中南半島各國的苗係族人，亦莫不如此，可見他們都是伏羲集團的分支。

秦揮系人，原與我春秋時代的楚人有密切關係，楚芊姓，出於祝融氏，而祝融氏又出自炎帝（神農）。楚國令尹子文名「鬥穀於菟」。左傳註：「楚人謂乳爲穀，虎爲於菟」，至今寮人稱乳稱虎也是如此。安南學童誦讀的四字經：「洪維我粵，位居午丁……堯命羲叔，宅彼南交，系出神農，首肇封疆，傳貉龍君，娶鸞姬婦，生百斯南，爲百粵祖」。這都可證明秦揮系

——包括僮人、仲家、擺夷等，都是出於神農，而秦人、佬人、緬甸的揮人，與擺夷同文同種，足證都是由中國大陸南遷而來。

軒轅系——或稱華夏系——或漢人，是漢藏系人遷入中原的後起之秀。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目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征……軒轅乃修德振兵……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蚩尤是伏羲集團較後的代表，這說明黃帝所代表的華夏系族人入據中原後，一方面戰勝了神農氏的後代；另一方面又戰勝了乘神農氏世衰而蠢蠢欲動的伏羲集團。

在歷史上可以看出：各集團在中原的興衰，並非完全依靠武力，而是以文化爲主。伏羲集團的興起，乃由於他使漁獵時代進入畜牧時代；神農集團的繼起，是由於他能樹藝五穀，發明醫藥，更促使人類的的生活進入農耕時代。黃帝集團的勃興，由於他發明舟、車、算數、蠶絲，更進化到初期的工商業時代。這些進步，使人類的的生活、思想、社會秩序都須有所更革。遵從更革而擁戴的各部落便被融合而爲一家親；拒絕更革的被征服後而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秩序的，便祇有遷地而居，但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一些新的文化。所以南遷的各族，在文化上和血緣上一樣，也都與我華夏民族是有相當關聯的。今天中南半島所稱的華僑，祇是指漢族人，其所以能與當地人相處融洽，便是基於此種血緣與文化上的關聯。

三 德威遠被

中國帝王，一向講求修德而懷柔遠人，並稱協和萬邦。想見古代我國是邦族分佈，彼此之間時有爭端，作爲領導集團的領袖，要聿修厥德，以身示範，使本集團上下和睦，集結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用於創造發明，建立更完美的社會秩序，以此贏得其他邦族的來歸，以便分沾教化——吸取新的發明創造經驗。各邦族之間發生爭執的要加以調協；其不接受天命與教化的，再集合各邦族的武力而加以征討。所以各地諸侯來朝，是出於自動的——由欽慕文化而來，其用兵，爲對付恃強逼兵，擾亂鄰邦而不服王法的邦族，故以止戈爲武，並非恃武力以羸取諸侯的擁戴。

由中原南遷到中南半島的各族，其所以不惜遠道重譯而入中國朝貢，也

正是依照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表示擁戴之忱，決不是如近代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征服。如後漢書載：「交趾之南，有越裳國（越南中圻，今順化地區），周公居攝六年（1106 C），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險阻，使音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這祇是中南半島各國自動向中國朝貢的一個例子，此後史書上所記載的歷代都有半島各國的貢使絡繹不絕。

中南半島各國不惜梯山越嶺，經重譯而向中國朝貢，其目的何在？首先是求取封號得到一顆金印，這對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關係很大，因為當地的人民既均由中國大陸向南播遷而來，故中國朝廷對他們的影響力都很大。作為國王的，既得到了中國朝廷的封號，人民和諸侯都得死心塌地的擁戴他，如果叛亂，中國會出兵支援。直到一七八五年，泰國一世王取代鄭昭的王位後向清廷入貢，仍自稱鄭王子鄭華報喪請封，深恐清廷不加承認。可見中國朝廷加封頒印的影響力之大，至近代亦不衰。

他們朝貢的另一目的，是對中國文化和技術的需求——也就是今日所謂之文化交流，技術援助。鐵器和絲織品、陶磁器、造紙等，這都是他們最需要的，至今中南半島各國古廟裏的鐘，上面都鑄有中國文字，顯示都是由中國人鑄造的。在歷史上也經常可以見到，如果這些國家不遵王化，中國首先禁止對該國輸出鐵器。按時對中國朝貢的便可以通商，也可以招僱中國的技術工人前往協助他們製造工業品和建造宮室車船。

華僑最初到中南半島各國，可能是由各國王室於朝貢時重金禮聘去的，當然也有充戍或遁逃。到海道通達以後，由經商或到海外謀生的人隨之日多，這都是各國求之不得的，所以很多華人或受當地人民擁戴而為地方諸侯，或被各國政府委任為朝廷卿相，這都是和泰伯入吳，莊疇入滇受當地人擁戴而領袖一方一樣，本着中華各族親如一家的傳統，以有才德的人居上，並無特別的歧視。但因此也使中國文化向半島的傳播日遠而益深，中國朝廷的德威更加遠被。

四 中國動亂對半島的影響

中南半島的居民，既絕大多數是中國先後遷移而來，中原的動亂變革，

中南半島現勢與展望

便是促使他們向南方播遷的主要因素。漢族由北向東南發展，和北方因塞外各族的入侵，迫使中原的人民大量南移，而原居住在西南的各族，便祇好再向南遷。周初的分封，以及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的動亂，可能都是向半島遷移人數較多的時代。到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謫管連亡人、贅婿、賈人為兵……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這才是有計劃的移民，也是有政策傳播中國文化和政令到半島的開始。

秦末到漢初的中原動亂，趙佗即自立為越王，有文景之治，他們又自動來朝。三國的紛爭，吳、蜀都向西南發展，此一時期，南遷入半島的人民既大量增加，而東吳大將呂岱且率兵進入越南、寮、柬、泰北。武侯南征，據緬人的傳說，已入八莫，且克欽人自稱為蜀漢戍兵後代。晉代衰微的時候，林邑與日南的征戰多年不息。南北朝至隋末，中國大亂，中南半島各國也紛亂不已，因為各國的當政者不能假中國的聲威以鎮壓內亂，更不能由中國的影響力以遏阻各國對鄰邦的侵凌。

明代對中南半島的影響最多也最廣泛，由於鄭和七下南洋，遍歷半島各國。除以兵示威而外；更宣佈教化，並授以農耕、醫藥、工藝等技術知識，所以至今半島各國多有三寶公廟，土人崇祀不衰，各國由連年朝貢通商，與我關係益加密切，華人循海道而入各國僑居的也日多。明代亡國後，更使半島諸國有着很多的變革，由於不願受清廷統治的遺臣義民，都紛紛南移定居，更促進了半島各國的開發與漢化，到現在還有很大的影響。

如南越到明末清初始入越南版圖，其開發，便是靠明末不願臣清的義民。大南實錄載：「己未三十一年（一六七九）春正月，故明將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高，率兵三千餘，戰船五十艘，投思容沱海口。自陳以明國遺臣，義不事清，故願來臣僕。時議以彼異俗殊音，猝難任使，而窮迫來歸，不忍拒絕。真臘國東浦（嘉定古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經理，不如因彼之力，使闢地以居，一舉而三得也」。又「戊子十七年（一七〇八）八月，以鄭玖（華人）為河仙鎮總兵。改建營伍，駐於芳城，民婦日聚，卒贈左都督，可以說南越的開發，全賴這批民末的遺臣和義民。

他如明桂王逃入緬甸，其後雖被緬甸所出賣——由清兵引渡回國受戮，但隨他入緬的臣民官兵，均在緬落籍，與土人雜居，緬甸的桂家、明家、桂、蘭、桂吉人，都是他們的後代。一七五二年，桂家與明家因賦稅過重，忿緬

王室無道，乃起作亂，至攻破阿瓦，使東牛王朝覆亡。至於晉王李定國和鞏昌王白文選所率的官兵，因有苗傜族的官兵甚多，故進入緬、寮、泰各國山區與苗傜共處，至今各國山區苗傜人自稱來自貴州、廣西的，都是他們的後代，故漢化較深，內向更切。

滿清洪楊之亂，是華僑移殖半島的最盛時期，而半島各國陸續被英法割奪，這更是由於滿清衰敗，暹羅雖始終能保持獨立，但自太平軍為亂，即斷絕對清廷的朝貢，不過這祇表示滿清即將覆亡，並非背離中國。所以當國父倡導國民革命，暹羅外交部次長曾親對國父說：「如果中國能够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願意歸完中國——作中國一個行省」，這已說明了半島各國對中國關係之深厚。

五 中西力量的消長

如果我們不否認西方勢力的侵入中南半島，是由於中國清廷力量衰弱；我們也就不能不承認半島各國的獨立運動興起，是受了我國國民革命的啓導。華僑是革命之母，尤其國父在策動革命期間，經常奔走於南洋各地，而半島各國華僑，參加國民黨的人數最多，以僑胞與當地人民關係之密切，以半島各國人民與中國歷史之悠遠，自然會接受到我蓬勃的革命思潮。所以泰文譯本三民主義在泰國發行後，便引起了一九三二年的泰國革命，推翻了君主專政。越南的革命，開始於我民國肇建的時期，緬甸的民族運動，萌芽於我北伐之日，我遠征軍入緬、寮抗日，更是促使各國擺脫英法統治的主要力量。

英法侵入中南半島，乃由於中國當時的滿清政府無力保護這些藩邦；當二次大戰期間，英法已無力保此屬地而要依賴我國軍向半島遠征，抵禦強敵，收失地，這顯示西方勢力消沉，中國勢力重振。一躍而為五強之一的中國；在半島各國人的心目中：是可恃以為支持他們獨立的後盾，在英法人看來：這一力量是足懼的！何況各國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華僑青年，已紛紛解甲回到僑居地。如果一旦發生獨立戰爭，這些身經百戰的健兒，將會為其僑居地的獨立要求而戰。其所以允許各國自由自治而獨立，自然是把中國的力量估計在內。

但不幸當此西方在半島勢力急劇消滅中國勢力重振的時候，我大陸河山

變色，共匪挾中國對半島各國的傳統影響力量，陰謀赤化各國。半島各新興國家的年輕當政者，視匪偽政權如中國歷史上的新興王朝，寄望仰賴他以對抗西方的殘餘勢力——扶持各國迅速走上富強之路。在毛匪以「東風壓倒西風」的號召之下，他們甘心依照北平的指揮棒，紛紛標榜「中立」、「不結盟」而參加所謂「亞非團結會議」，而各國知識份子與青年人以左傾為進步，以反共而傾向自由陣營的人為西方帝國主義走狗。曾幾何時，越、寮已半壁河山赤化，緬、柬已倒向北平為虎作倀，居於半島心臟的泰國曾參加亞非會議，星馬也曾聲明中立與不結盟。這是半島最危險時代。

在共匪赤化半島各國的戰略上：是以外交戰使各國政府脫離自由陣營而孤立，美其名曰「中立」與「不結盟」，以便它指使各國共產黨徒以政治顛覆、武裝叛亂而奪取政權。亞非集團，正是它此項外交戰的策略之一。其次，是內線潛伏，外圍影響的策略，使共諜潛伏在執政和在野黨的內部，用挑撥離間以製造爭端，再指使華僑商人勾結政府要人以非法謀取經濟利益，一以造成經濟紊亂，且給予民眾以惡感，並隨時影響其傾向北平。至於統一戰線，更是它團結所有反政府力量供它利用的武器，各國的政潮學潮，便是如此形成的。此外它在保山、車里、蒙自都設有緬、泰、越、柬、馬共黨武裝訓練基地，以苗傜擺夷各山地民族青年為基幹，以便由康、滇、桂邊區各山，進入半島各國山區，赤化其同族青年，組成各國山地叛亂武裝，以與各國共黨相呼應。中南半島的最危險時代，便是如此形成的。

六 左右勢力的消長

在中南半島首先揭起反共旗幟的，是佔半島全人口十分之一而成為各國中堅的華僑，他們了解中國威望的重振，是由於總統遵照國父遺教領導國民革命所造成，半島各國的獨立富強，唯有我政府才能竭力扶持，依賴北平漢奸匪偽政權，其結果必然使人民比生活在殖民地時代更慘。共匪在大陸上的殘暴，我僑胞洞悉最深，所以他們不顧共匪假手當地政府的任何壓迫，奮勇反共，竭誠擁護我政府，並揭穿共匪對各國的陰謀。

半島各國人民與我僑胞非親即友，親如一家，所有共匪對外宣傳的謊言，都被由大陸逃出的華僑眷屬以親歷的慘酷遭遇而戳穿了。共匪所稱的大陸

天堂，再不為各國人民所嚮往，而僑胞們又在我政府的指示下，協助各國政府反共禦暴，使匪謀在各國滲透潛伏的都無所遁形。民主政制固然可以給共黨很多滲透顛覆的便利，但當人民都一致反共時，執政者便不能不遵照民意以定其政治路線。近幾年來，半島各國左傾言論消沉，政潮學潮也因之減少，這不能不說是由於民衆對共匪的唾棄所致。

至於共匪所訓練的山地武裝幹部，何以未能在各國山區發揮顯著的戰果？這是由於在它準備向各國山地進軍的同時，我撤至滇、緬、寮邊區的義軍結合當地義民，已在大陸通往半島的各大山區武裝反共，控制了它山地進軍的通道；更由於這些山地民族住在中國境內的同族人，因受不了共匪的殘暴而紛紛逃離鐵幕，使他們一致與我反共軍結合以抵禦共匪進侵。本年春間，由寮國進入泰北山區的苗僑共黨武裝雖一度猖獗，但不久亦被當地苗僑各族協助泰政府軍所擊退。沒有內應，所發揮的作用不會大。

我們回溯到中南半島各國的當年：緬甸和柬埔寨都是倒向共匪成為北平的傳聲筒，越南和寮國都有一半被它奴役，而另一半自由地區大都被它所滲透——各種暴亂的不斷發生，無不由它指揮自如，而反共力量在國內被指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國際上又認為是不便干涉的內政與內爭，聽任他們孤軍作戰。始終打着反共旗幟的泰國，在萬隆亞非會議時，也受不住國內左派力量的壓迫而不得不派遣代表出席；星馬也曾標榜過中立外交與不結盟，至於泰、馬、星各地的左傾言論，都幾乎使自由言論無光，當政者雖反共而不敢開罪北平，深恐遭到左傾言論的圍攻，請看這時的中南半島，竟是誰家天下？

今天已時移勢轉，匪緬雙方已勢不兩立，越南戰爭已被認為是國際共同抵禦侵略之戰，越共向西貢以軍事突擊，這顯示它的統戰已徹底失敗，有形的進攻不及無形的進攻可怕。寮國的左、右、中立三派，過去是左、中合流，而今寮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泰國政府不僅堅強清剿國內共黨武裝；且出兵援越——聲明阻遏共匪侵略於國境之外。星、馬與紐、澳、英的聯防，已顯示徹底放棄不結盟政策，更倡議由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進而為東南亞反共聯防，並聲稱以對付共匪南侵為目標。至於柬埔寨對匪也非常當年的馴服，一再警告如果共匪支援東共武裝叛亂，它即將投回自由陣營以對抗共匪。最重要的，是泰馬星緬各國的左傾言論已消聲匿跡。

七 今後的展望

越戰和談，為東南亞國家帶來憂慮，首當其衝的中南半島各國，自然更擔心自己的國家將成為第二越南。不過美軍能否由越戰以和談結束而退出此一地區？如果華府不放棄東南亞，而決定美軍去留的並非白宮而是北平，寮、泰勢將形成越南的第二，這是半島各國當政者早已洞悉而且並不諱言的。但他們都毫無討好北平的表现，一致堅強反共，這種無懼無畏的團結禦匪精神，便是半島不會赤化的保證。

依賴大陸的地理形勢以控制半島的時代，是陸權時代；依賴船堅砲利以侵據半島的時代，是海權時代。今天的時代已進入核子火箭時代，兵力已不足恃，除非是全民基於合作的需要而共同結成政治、經濟、軍事同盟而外，都無法由某一國家控制另一國家，所以今天是一羣權時代——不再是強凌弱，但可以眾暴寡。中國一向對中南半島各國宗主權的取得，地理形勢的唇齒相依，祇是因素之一，最主要的，還是血緣與文化經濟關係。共匪雖竊據了大陸，對半島各國的影響力，而今祇佔地理上的便利，我政府在台灣基地，雖與半島各國隔海相望，但血緣與文化關係仍在，經濟關係今後將益趨密切。半島各國在受共匪影響力已臨赤化邊緣得以轉危為安，便是由於我政府的影響力在各國壓倒了匪的影響力。

半島各國以往之傾向共匪，除受對中國傳統影響力的支配外；更誤認共匪在大陸建設進步神話式的宣傳為真。這就正適合他們希望一夜之間成為富強國家的夢想，所以切盼能得共匪建設的經驗與協助，至今了解大陸是窮困萬狀，而在緬甸翻版的共匪經濟政策，更是造成一窮二亂，有目共觀。而我政府在台灣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已被公認為確可作半島各國的借鏡，所以泰國的經建，一直以我國為範本而不斷接受我技術支援。三民主義是可以致中國於富強，也可以致半島各國的富強，所以各國必將走我建設台灣的道路，其退阻共匪的侵略，也只有國軍向大陸反攻，才是他們最可靠的國防行動。

歷史上啓示我們：中國和半島各國是安危與共的，祇有中國出現本著王道精神的有力政府，才能致半島各國安定繁榮——文化經濟交流合作，成為一體。而半島各國對中國的向背，也顯示每一朝代的興亡，各國對匪、我關係的改變，正是顯示匪偽政權的衰亡。